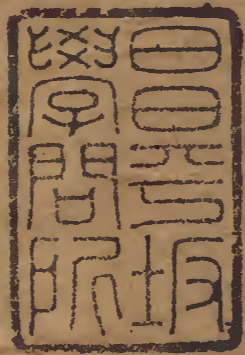


# 八大家

歐陽文鈔  
九  
十

表  
感  
書



			五	漢
		四	五	書
	三	七	七	門
三	三	三	七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五	漢
六		五	書
函	三	四	
	三	七	
九	三	七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47
冊數	33( 16 )
函號	360 64

十六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

之  
漢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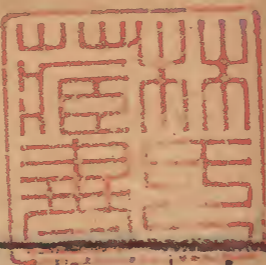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表啓

歐陽公之文多道逸可誦而於表啓間則往往  
以憂讒畏譏之餘發爲嗚咽涕洟之詞怨而不  
誹悲而不傷尤覺有感動處

謝知制誥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右正言知制誥者伏  
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



之大而惠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告詔發揮而已  
哉然其爲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謨  
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爲世法居是職者古難  
其人乃以愚臣而當此選伏惟皇帝陛下茂仁聖之  
姿荷祖宗之業日慎一日曾未少懈而自羗夷負固  
邊鄙用師勤儉率先於聖躬焦勞常見於玉色雖有  
憂民之志而億姓未蘇雖有欲治之心而羣臣未副  
故每進一善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則  
未始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祿而砥礪尙須訓誡

之丁寧尤假能言以諭至意可稱是者不大艱歟伏  
念臣雖以儒術進身本無辭藝可取徒值嚮者時文  
之弊偶能獨守好古之勤志欲去於雕華文反成於  
樸鄙本懼不適當世之用敢期自結聖主之知陛下  
獎之特深用之大過此臣所以懇讓三四至於辭窮  
而天意不回寵命難止尙慮頑然之未諭更加使者  
以臨門恩出非常理難屢瀆及俯而受命伏讀訓辭  
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所責之重夙夜惶惑  
未知所措伏况文字之職廁于侍從之班在于周行

國文 卷九  
是爲超擢不徒揮翰以爲効自當死節以報恩惟所  
使之期於盡瘁

滁州謝上表

歐公憂讒之言

臣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  
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任訖者謗讒始作大喧羣  
口而可驚誣罔終明幸賴聖君之在上列職尙叨於  
清近爲邦仍竊於安閑祇荷恩榮惟知感涕伏念臣  
生而孤苦少則賤貧同母之親惟一妹喪厥夫而  
無託携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生纔七歲臣媿無著  
龜前知之識不能逆料其長大所爲在人情難棄於

路隅緣臣妹遂養於私室方今公私嫁娶皆行姑舅  
婚姻況晟於臣宗已隔再從而張非已出因謂無嫌  
乃未及筭遽令出適然其既嫁五六年後相去數千  
里間不幸其人自爲醜穢臣之耳目不能接思慮不  
能知而言者及臣誠爲非意以至寃窮於資產固已  
吹析於毫毛若以攻臣之人惡臣之甚苟懼織過奚  
追深文蓋荷聖明之主張得免羅織之寃枉然臣自  
蒙睿獎嘗列諫垣論議多及於貴權指日不勝於怨  
怒若臣身不黜則攻者不休苟令讒巧之愈多是速

傾危於不保必欲爲臣明辯莫若付於獄官必欲措  
臣少安莫若置之閑處使其脫風波而遠去避陷穽  
之危機雖臣善自爲謀所欲不過如此斯蓋皇帝陛  
下推天地之賜廓日月之明知臣幸逢主聖而敢危  
言憫臣不顧身微而當衆怨始終愛惜委曲保全臣  
雖木石之心頑實知君父之恩厚敢不虔遵明訓上  
體寬仁永堅不轉之心更勵匪躬之節

揚州謝上表

臣脩言準樞密院逋到誥勅一道伏蒙聖恩授臣起居舍人依前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已於今日二十二日赴任訖者貶所脫身遽叨臨於督府歲成無狀乃叙進於官聯被渥以優撫心增懼伏念臣材非適用行輒違時徒知好古之勤自勵匪躬之節誤蒙獎拔驟玷寵榮懇、刪小器易盈固已宜於顛覆盡言取禍仍多結於怨仇仰恃公朝臣雖自信在於物理豈有不危矧利口之中人譬含沙之射影謂時之衆嫉者易

國文 卷九  
爲力謂事之陰昧者易爲誣上繫天聽之聰終辨獄  
辭之濫苟此寃之獲雪雖永棄以猶甘而況得善地  
以長人享及親之厚祿坐安優逸未久歲時亟就易  
於方州仍陟遷於秩序有以見聖君之意未嘗忘言  
事之臣孤拙獲全忠善者皆當感勵姦讒不効傾邪  
者可使息心非惟愚臣獨以爲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下輒坤覆載日月照臨察人常務於究情行賞必思  
於有勸致茲恩典施及懦庸誓堅終始之心少答生  
成之造

謝宣召入翰林表

句句字字嗚咽系欷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楮  
紳竦歎以爲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  
文章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日詢謀  
獻納因加內相之名恩旣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  
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  
識方圓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  
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

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  
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  
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夷施羸危之迹仇嫉交攻進  
退動繫於羣言論議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  
保全而孤蹇偷安常思引去伏蒙皇帝陛下俯憐舊  
物曲軫宸慈因內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  
勉尋舊學益勵前修感遺簪未棄之仁竭駑馬已疲  
之力庶伸薄効少答鴻恩

再辭侍讀學士表

右臣準中書劄子以臣辭免侍讀學士恩命奉聖旨  
不許辭讓者伏念臣猥以庸虛過蒙獎擢禁署爲一  
時清選旣已忝竊經筵况近例多兼何必辭讓蓋以  
臣身見兼八職侍讀已有十人爲朝廷惜清職遂爲  
冗員况講席不添人未至闕事所以敢陳瞽說乞免  
冒榮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恩濫官冗議者但知冗  
官之弊不思致弊之因蓋由凡所推恩便爲成例在  
上者稍欲裁減則恐人心之不足在下者旣皆習慣



因謂所得爲當然積少成多有加無損遂至不勝其弊莫知所以裁之中外之臣無有賢愚共知患此而臣爲陛下學士職號論思豈有日覩時弊心知可患無所獻納而又自身蹈之今旣已陳述若又不自踐言則貪榮冒寵不止尋常之責而虛辭飾讓又爲矯僞之人此臣所以恐迫惶惑不自知止也伏望聖慈矜臣至懇察臣狂言許寢新恩俾安常分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進新修唐書表

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迹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畧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黜正僞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代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平和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論六

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不  
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  
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雋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  
根罪首皆不足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  
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  
之所閱於是刊脩官翰林學士臣歐陽脩端明殿學  
士臣宋祁與編脩官知制誥臣范鎮臣王疇集賢校  
理臣宋敏求祕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義叟  
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

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  
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華有因立傳紀實或  
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臣  
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  
無任慙懼戰汗屏營之至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禮部侍郎充樞  
 密副使仍加食邑實封散官勳賜如故者成命始行  
 驟驚於衆聽撫心增懼曾莫以自容竊以樞要之司  
 朝廷慎選出納惟允實贊於萬機禮遇均隆號稱於  
 二府顧任人之得失常繫國之重輕苟非其材所損  
 不一伏念臣器能甚薄風力不強少喜文辭殆浮華  
 而少實晚勤古學終迂闊以自愚而自遭逢聖明擢  
 在侍從間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

辭樞密副使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禮部侍郎充樞  
 密副使仍加食邑實封散官勳賜如故者成命始行  
 驟驚於衆聽撫心增懼曾莫以自容竊以樞要之司  
 朝廷慎選出納惟允實贊於萬機禮遇均隆號稱於  
 二府顧任人之得失常繫國之重輕苟非其材所損  
 不一伏念臣器能甚薄風力不強少喜文辭殆浮華  
 而少實晚勤古學終迂闊以自愚而自遭逢聖明擢  
 在侍從間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

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厝危躬於禍咎每煩  
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閑處故自叨  
還禁署逮此七年屢乞方州幾于十請瀝愚誠而懇  
至被明詔之丁寧雖大度并包猥荷優容之賜而羣  
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伏遇皇帝陛下急於求人思  
以濟治因柄臣之並選憐舊物以不遺然而致遠之  
難力不勝者必速其覆量材不可能自知者猶得爲  
明敢冀睿慈察其迫切俾回渙渥更選雋良如此則  
器不假人各適賢愚之分物皆知報何勝犬馬之心

賀平貝州表

盜孽竊興神祇共悉果憑睿算悉殄兇徒伏惟尊號  
皇帝陛下推仁育物浸澤在人常服儉以躬行惟足  
兵而在念至於多捐金幣講好戎夷務休戰爭蓋惜  
士卒德至深而莫報恩既厚則生驕敢肆妖狂自干  
斧鉞驅脅士衆閉守城闈既違天而逆人宜不攻而  
自破而況聖神運畧將相協忠不遺一人咸卽大戮  
悖慢者警而肅恪昏愚者知有誅夷銷沮姦萌震揚  
威令幸忝郡寄忻聞德音

乞罷政事第三表

臣聞士之行已所慎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獎於羣公常媿虛名之浮實暨晚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之愛

憎不應遽異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以處非所宜用  
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  
危而簡踈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  
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爲歛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  
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  
疑孤臣獲雪於至寃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  
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衡  
巷以此沒地猶爲幸民況乎擁蓋垂簷其榮可喜撫  
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効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

惟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開  
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匪無知豈敢忘於報  
效

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寫情輸惻之言

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自省  
循奚勝殞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  
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  
誠敢傾虔至之心再黷高明之聽伏念臣本以一介  
之賤叨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  
然而既乏捐軀之効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  
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

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  
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顧難冒於寵榮始欲  
收于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於桑榆未忍  
棄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訟襲不同蓋由兩漢而來  
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轅朝去  
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  
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  
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固已不類昔時之士  
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竊退休之志迹臣  
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  
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垂盡  
之年涵泳大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無一善之稱孤  
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爲慙恨何可勝陳



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睿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黷煩將再于於  
冕旒宜先伏於砧鑕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若竒屯識  
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見於  
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以早邁千齡之  
亨會誤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旣溢其涯憂患亦隨而  
至稟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  
而難強每念恩私之莫報兼之疾病以交攻爰於守  
毫之初遂決竄漳之計逮此三遷於歲律又更兩易

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況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鳧馬去來固不爲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苟遂乞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僞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爲榮幸曷可勝陳

蔡州乞致仕第三表

恩深煦嫗感極涕洟雖情有迫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訊於蒼龜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宦學本免饑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然而羣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乏而况荷難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以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卽願謝於軒裳蒙上聖之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

國文 卷九  
曲煩於訓諭久未忍於弃捐竊惟臣之事君必本忠  
信言不顧行是爲罔欺而臣口日誦於田間身坐貪  
於祿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覲之顏每自省循莫  
遑啓處是敢罔避再三之煩黷猶希萬一之矜從伏  
望皇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聽察前言之可復蓋  
屢請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成於素志徇其所  
欲乞以殘骸臣若得上還印綬於有司自駕柴車而  
卽路晚節知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私

謝明堂覃恩轉官表

天地號令風雷鼓行一氣所均萬物咸被遂容僥倖  
亦與褒升伏念臣材不逮人識非慮遠徒有事君之  
節未知報國之方冒寵貪榮已踰其量見利臨得曾  
不知慙比者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堯舜聰明禹湯勤  
儉脩前王之曠典述先志以繼成昭致精禋躬臨路  
寢膺受上天之多福推與萬方而不私臣於此時限  
以官守講儀制禮不預議郎博士之流助祭陪祠不  
在諸侯方物之列旣乏一言之獻又無執事之勞徒

隨翟闞共享餘賜會天率土難異衆以獨辭踏厚踞  
高但撫躬而無措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恩還舊職事雪前誣感極心驚涕隨言出臣伏見前  
世材賢之士身結主知勲德之臣功施王室然尚或  
一遭謗毀欲辨無由少忤要權其禍不測顧如臣者  
何足道哉臣材不逮於中人功無益於當世用之未  
見其效去之無足可思矧罔極之讒交興而並進易  
危之迹何恃而不顛而聖心不忘恩意特至辨罔欺  
於曖昧沮仇嫉於衆多雖暫居譴謫之中而屢被陞  
遷之渥今又特蒙甄錄牽復寵名以臣之愚豈比前

人而獨異推其所幸蓋由聖主之親逢謂宜如何可  
以論報再念臣稟生孤拙本乏藝能徒因學古之勤  
粗識事君之節苟臨危效命尚當不顧以奮身況爲  
善無傷何憚竭忠而報國誓期盡瘁少答高明

南京留守謝上表

情曲

守宮鑰之謹嚴敢忘夙夜布政條之纖悉上副憂勤  
寄任非堪兢榮並集伏念臣賦材庸薄稟數竒屯毀  
譽交與兩嘗過實寵榮踰分動輒招尤念報效之未  
伸敢不竭忠而盡瘁因風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  
藏迨此六年外更三守學偷安而杜口負素志以媿  
心朽質易衰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尚希慕於功  
名豈謂皇慈未捐舊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別

京舊當孔道簿領少勤於職事厨傳取悅於路人苟  
循俗吏之所爲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  
君

亳州謝上表

貳政非才雖獲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祿之慚  
祗荷寵靈惟知戰懼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豈足經  
邦斗筭小器之量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  
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  
事輒言陷筭當前而橫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  
一昨怨出仇家構爲死禍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  
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  
孰不聞而掩耳賴聖人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

調誣遂投讒賊再念臣性實甚愚而踈於接物事多  
輕信者益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  
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薦禰  
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爲戒常情  
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旣昧於擇賢在滿不  
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隳上煩睿聖之保全得  
完名節於終始洎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皇慈雖避  
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清資顯秩愈更叨榮莫逃僥倖  
之譏實負心顏之覲斯益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  
堯舜至仁察臣自取於愆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  
勉強益迫衰殘旣獲免於非辜仍由從於私欲遂同  
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効

謝賜漢書表

渾雄典則

俯躬承命、拭目生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共傳之已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煥秘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其嘗與臣鄰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



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日昏眊雖嗟執卷之  
已艱什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謝擅止敬青苗錢放罪表

有罪必誅是爲彝典原情以恕特出深仁聞命驚慚  
省躬涕泗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三聖之獎知寵  
祿旣豐初無報効筋骸已憊尚此遲徊曲蒙大度之  
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分憂方茲肝  
旻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  
主計大商財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  
悉發舊藏之鑑取息於民氓而臣方久苦於昏衰初  
莫詳其利害旣已大誼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

嘗畧陳衆弊之三。與補萬分之一。屬再當於班給顧  
已。通於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輒。合被譴  
呵。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軫睿慈。俯矜朴拙。免從吏  
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軋坤之施。臣敢不  
益思。祗畏。更勵操修。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  
與圖薄効。少答鴻私。

大畧此公之才多。婉麗故於四六。往往摹寫  
情神。點綴色澤。至於遭讒罹患。處更多嗚咽  
累歎之思。較之韓柳曾蘇諸公。皆所不逮者  
也。吾僅錄其若干什。以見其槩耳。而他所遺  
逸者尚多也。

謝襄州燕龍圖肅惠詩啓

詞雖四六之體而蘊思轉調如峽之流泉如  
岫之吐雲絕無刀尺絕無斷續

昨日伏蒙知府龍圖卽席寵示五言詩一章者脩聞  
古者賓主之間獻酬已接將見其志必有賦詩託於  
咏嘆之音以通歡欣之意然而工歌三夏使者再辭  
及于皇華然後拜貺是則施于貴賤各和所當脩賤  
士也何足當之伏惟某官以侍從之臣當藩屏之任  
德爵之重與齒俱尊學通天人識洞今古綽有餘裕

國文 卷九  
多爲長言談笑樽俎之間舒卷風雲之際成於俄頃  
蓋其咳唾之餘得而祕藏已如金玉之寶豈伊孱陋  
敢辱褻稱形於短篇以爲大賜伏讀三四且喜且慙  
譬夫四面之宮鏗鏘之奏愚者驟聽駭然震蕩及夫  
心平悸定然後知於至和在於頑蒙獲此開警然貺  
之厚者不敢報之以薄禮所尊者不敢敵之以平顧  
惟愚庸豈得賡繼但佩黃金之賜無忘長者之言

謝石秀才啓

某啓累日前伏承惠然見過仍以嘉什一筒寵示者  
獵纓拜賜刮目披文紙弊墨渝不能捨手伏以某人  
英躔逸軌天驥上才好學屢空浸澗淵源之奧知言  
九變窺見天人之交久已擅一鄉之評早亦應萬家  
之令然而奏磬俚耳難矣賞音抱石荆山終爲至寶  
而自慕幅巾於衡巷乘下澤於鄉閭晦丘園之養高  
輕馬縶而堅卧冥飛已遠笑弋者之何求醒齷坐談  
嗟律魁之獨弃而以錦帶居士白蓮社人効菩薩之

坐家去塵自遠掃維摩之一室敢入者稀是宜邈爲  
 方外之遊隔此俗中之軌而乃過存庸妄曲借獎題  
 因隱几之閑居抽吮毫之餘思灑乃藻麗用飾愚矇  
 爲鼯鼠而扶機僅成輕發養鴉鷗而奏曲徒使眩悲  
 矧夫峭格峻高春華揆美暢來雲依月之句擅落花  
 映草之評內惟棗鈍之姿奚稱袞袞之寵去天尺五  
 已服於清標和者數人蔑聞於絕調未遑廣報徒用  
 覲慙

謝按勘啓

句句按勘絕佳之作

仰報恩榮實增震慄竊以按讐之職是正爲難委方  
 冊於程文折羣疑於獨見脫絢組之三寸簡編多前  
 後之乖并盤庚之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  
 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而  
 爲閨況乃西崑冊府備帝者之來臨蓬萊道山非人  
 間之所見自匪識窮元本學漸淵源究百世之放紛  
 總羣言而博達則何以效官天祿對青藜而屬書抱

簡羽陵拂白蟬而辨蠹如脩者器惟庸妄族本羈單  
雖出逢千載之期而生有百罹之苦入橋門而著錄  
最後諸生聞月旦之坐評敢希一目徒以浸潤聲名  
之代優游教育之仁過時之年已捍堅而難入少作  
可悔終雕刻以無功早濫吹以決科旋釋巾而補吏  
逮親而得斗祿雖慰於子心歛版以揖上官遂成於  
俗狀學久矣而將落思元然而欲枯進無取當塗之  
資退已失故時之步歲月其忽徒有志於分陰英俊  
並遊方問途而孤進內顧拙艱之若此敢懷榮遇以  
爲心豈期天幸之來特被柄臣之薦敢辱知人之美  
蓋因連茹而陞蒙曲造之并容俾考言而善擇顧燕  
庸之末學已屢試於有司碩臆之有五龍盡於是矣  
鈎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固無可喜之文過辱太優  
之等俾從賓席入預書林一進階而可榮何勝於睿  
渥三下拜而聞命深服於訓辭天闕乍趨迷目睛而  
眩轉芸臺深敞近星象以昭回恣窺金匱之書坐費  
太官之膳內循黍據有溢情涯此蓋伏遇昭文相公  
獎物均私樂材推美圖方有範大陶冶以挺鎔高下

不欺正權衡而輕重閱此庸懦曲以甄收誓堅頂踵  
之誠永荷丘山之賜

謝進士及第啓

楓宸蠖濩方贊趨而在庭雲幄靚深遽臚傳而唱第  
竊顧無庸之品仍躋異等之科祗服寵靈實增震悸  
竊以思皇之詠多士雅頌播於姬庭問出之有異人  
文章炳乎漢德選知言於九變東都下深詔之辭開  
孝秀之一門唐家有得賢之盛皆所以招徠時彥樂  
育人材講求精稜之原潤色帝王之美卓爲往範垂  
照來今丕哉文物之華屬我神靈之運國家右賢興  
治若古敷猷休聲塞乎淵泉至德湧於烽火彌文上

化疏壁水以環流儲精太寧坐蒿宮而講道爛乎舜  
日之晏晏煥乎堯章之巍巍而且優游巖廊夢想豪  
俊下賢書而旁午論上意之丁寧復詔策於廉科謹  
鄉能於歲舉馳封一馬使者在道而相望翹首羣英  
天下嚮風而咸靡逮計車之偕上首方貢以前陳委  
密侍之鉅賢先春闈而覆較氈筆署乎重棘奏可而  
後行錦几坐乎中楹親臨而明試森陳奏牘逮兩令  
之不勝精閱書衡幾百斤而未止自匪該明治具佩  
服儒規行實藹乎徽猷識宇包乎賢業寔明寔昌之

畢講學際乎天人之交至纖至悉而不遺言達於國  
家之體則何以上當乙覽榮中甲科聯俊又以服官  
陪英雄而入毅如某者風猷靡立操植素淪樹樛甚  
乎液楠膏棗嗟乎昏鈍戴枝冠而竦誚切愧命儒問  
天思以不知終然情學加以素鍾舛運生遘百罹自  
剪髮以交垂已不髦而茹歎逐耕夫而衣襤早去先  
疇署生版以占名轉隨僑籍流離末路佻儻後塵借  
譽羣公之遊本無題目接足諸生之後多見排根差  
盛際之親逢忍窮途而自竄陪貢廉於百郡每與計



借飲試墨之一升嘗從罷去退慙蹉跎數此隻竒撫  
骨嗟乎淪鋪卷迹甘於藏密然而良裘學冶惜先芬  
而懼隳母髮垂星感親闈之思養未及衰於駒齒勉  
自奮於驚筋乘下澤以去鄉奔裂繻而爲警車騎乏  
甚都之雅風塵有化俗之勞上國連衡仰攀於俊軌  
橋門倚袂獲覲於邦光會泛駕之求才輒應書而充  
賦以孝廉而射策本無百六之能自銜鬻之上書蓋  
逾千數之衆逮漢庭之籍奏咸以名聞同矍圃之去  
賓僅有存者顧惟庸妄首玷甄陞獲召於公車之庭  
給試乎上方之札致狂言之誤擇叨署第以開榮若  
若飛華交垂宛轉之綬諄諄其誨載聆郁穆之言浸  
雲澤以芬流沐天光之下燭竊慙鉛鈍嘗廁翰場屢  
以下中之才當乎第一之選宜不失於舊物期仰答  
於知人然其戰屢勝而後驕鼓至三而乃竭綆短楮  
小嗟遠用以奚勝弓撥矢鉤惜前功之皆廢誠以九  
闈坐狄百戟森庭就列瞻天駭威臨於咫尺爭觀落  
筆紛立若於堵墻怵訝鈞庭之夢遊驟覺幹菟之驚  
去僅成牽課靡中科程瀆睿覽之至精宜報聞於獨

罷尚賴黜旒之過聽兼求箕斗之虛名謂簸揚之在前常先於羣彥以薦藉之良厚重違於大臣猥自下流參聯上列省逢辰之至幸實叨恩之有因此蓋某官闡釋帝猷雍容朝首粉澤光華之治表燭薦脩之倫膺上心之東求主斯文之盟會言皆有味務推轂以彌勤先爲之容俾朽株之見用致茲孱瑣及此抽揚敢不慎服官箴遵修士則鞭後策足更希遠致之塗鎔金鈞泥尚依陶者之力誓殫用拙之効少酬再造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九

宗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十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

上范司諫書

勝韓公爭臣論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  
 為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  
 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  
 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

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

以上提諫官  
之重以下特  
識諫官之可  
羅

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

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  
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  
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  
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婉曲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  
而不能料於後也承上接下妙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  
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  
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  
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  
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

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  
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  
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  
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雄辨幸而城爲諫官七年  
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  
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  
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  
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  
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

十大家不得言下有得言二字

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層層引難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總前來結束一陳昌言以塞重望掉尾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高司諫書

歐公惡惡太過處使在今川恐不免國武子之禍也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

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眾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

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

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  
 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  
 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毀其賢以為  
 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  
 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  
 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  
 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  
 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  
 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

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  
 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  
 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  
 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  
 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  
 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  
 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  
 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  
 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



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卽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喪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携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

不宣

論河北財產上時相書

材畧甚大惜所云別紙不得見耳

某頓首啓仲春漸暄伏惟相公尊體動止萬福某不  
佞少以文章言語自任而頃備諫諍之臣得與朝廷  
論議當中外多事天子急於聽納之時不以爲愚而  
屢加獎擢及得寵太過受恩太深則自視區區素所  
任者不足以報稱萬一故方欲勉強不能以圖自效  
而蒙相公不以爲不才而擇天下諸路中最重之地  
以授之而責其所爲當此之時自宜如何可以塞責

及臨職以來迨將半歲齷齪自守未知所措非敢怠也誠有說也至於山川險易城寨屯防邊陲守備等事是皆河朔之大者朝廷已委樞密富公經畫之矣而本司之事自不爲少凡自河以北州軍縣寨一百八十有七城主客之民七十萬五千有七百戶官吏在職者一千二百餘員廂禁軍馬義勇民兵四十七千八百人歲支糧草錢帛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非常之用不與焉其間事目之節利害之源非詳求而審察之不能得其要前張盪之等急於舉職公家

之利知無不爲其興利除害便於事者極多而時有失於不審更改過繁而涉於苛碎者故自繼職以來遵其所長戒其所短凡事關利害者慎之重之未敢輕議今半歲矣官吏之能否公私之弊病粗已得其十七八而又取其事涉苛碎紛繁而下切患之有司自可改復不煩朝廷處分者先以次第行之乃暇及於其他然其事繫利害有司不敢自決必當上聞者其類甚多而久之未敢于朝聽者不惟自疑於不審誠慮朝廷鑒盪之等前失不能盡信其說而必從之

今慎之久矣得之詳矣苟有所請實有望於見信而

從之也凡河北大事富公經營之外其要不過五六

總提在先

其不可為者一其可為者四五耳雖皆有司之事然

朝廷主張之則能行不主張之則亦不能為也自古

邦國財產之利必出山澤故傳曰山海天地之藏也

自兩漢以來摘山煮海之利必歸公上而今天下諸

路山澤悉已權之無遺利矣獨河北一方兵民所聚

最為重地而東負大海西有高山此財利之產天地

之藏而主計之吏皆不得取焉祖宗時哀閔河北之

民歲為夷狄所困盡以海鹽之利乞與疲民此國家

恩德在人已深而不可奪者也西山之長數百里其

產金銀銅鐵丹砂之類無所不有至寶久伏于下而

光氣苗曠往往溢發而出地官禁之不許取故捨此

惟有平地耳河北之地四方不及千里而緣邊廣信

安肅順安雄霸之間盡為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

澶衛德博濱滄通利大名之界東與南歲歲河災民

不得耕者十五六今年大豐秋稅尚放一百萬石滄

瀛深冀邢洛大名之界西與北鹹鹵大小鹽池民不

得耕者十三四又有泊淀不毛監馬棚牧與夫貧乏之逃而荒棄者不可勝數大山大海之利既不可取而平地堪出財賦者又有限而不取其取者不過酒稅之入耳其入有數而用度無常也故雖僅桑之心計捨山澤與平地不能爲之此所謂不可爲者一也及其用有不足不過上干朝廷乞銀絹而配疲民號爲變轉爾此近年之弊也然若能擇官吏以辦職事裁僥倖以減浮費謹良材精器械以助武備因貴賤通漕運而移有無如此之類苟能爲之尙可使邊防

粗足而京師省費用此冀禪萬一而皆有弊病理須

更改事自委曲非書可殫敢具其大綱列于別紙伏

詳載

借其別紙首不及

望特加省覽察其利害或其所說不至大乖戾望少信而從之俾畢其所爲若夫盡其所爲而卒然無成焉則不待朝廷之責而自當劾去若其有以禪萬一則何幸如之伏惟聰明少賜裁擇不宣

投時相書

歐公以文為贄投時相與韓昌黎同而其自謙之中實以自譽殊不放倒自地步

某起奇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畎畝為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為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蠹盜取飾為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為道闕深肆大非愚且迂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畎

歐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心而爲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其易。則復慙聖人爲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棄車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徨徨。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禹之偏枯。卻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恓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楊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

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臻歟。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枝。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脩之愚。旣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

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一應前收恰不能默然以自

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贄闈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上杜中丞書

議論明切歸之正直而後先中敬率

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

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

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

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

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

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踈賤當

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為不然然不知介果





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却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千邪者，正者其糺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况今斥介而又難他一步儘力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

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刁景純學士書

叙情

修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  
丈內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丈位望並隆然  
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倖要劇其去大  
用尺寸間爾豈當與貴不可力爲而天之賦予多少  
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爲之節也前  
旣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爲學初未有一  
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風韻佳

修啓曩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  
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  
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  
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  
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  
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  
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叙其事庶以見其志

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自視前所集  
因語就語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  
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  
然則字書之法雖為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  
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  
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  
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  
也由是言之為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  
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

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與陳員外書

歐公之不欲自抗教人以禮也如此

修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執友之遊然而羣居平日  
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  
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奈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  
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度非謙卽疏此乃世之浮  
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爲非宜足下之所以賜修也  
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於達名姓  
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爲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文雖短而所指言革弊一節非有深識不及此今之策士當熟思之

修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爲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於中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

國文 卷十 三十三  
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  
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極致則宜  
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  
未易談況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修謹白

與謝景山書

有佳致

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  
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  
其少時雋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蒂前古作為文章一  
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駟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  
鑿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  
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按輿屈  
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然習於聖人

國文 卷十  
三十四  
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銜長而耻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

與曾鞏論氏族書

明辨

修白貶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修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

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  
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  
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  
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候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  
趙頃王之子景封爲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  
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  
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於鄒者蓋  
其支庶自別有爲曾氏者爾非鄒子之後皆姓曾也  
蓋今所謂鄒氏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  
京作坊使爲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  
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  
文字尋究不能周悉幸察

與郭秀才書

以贊與文稱秀才而以禮與賦詩次已之所  
以答處議論甚曲而采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  
篇偕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  
甚謹讀其辭溫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  
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  
達乃取羔鴈雉鷩之類致其意爲贊而先旣致其意  
又耻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績畫之布以飾之然後

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為陳酒殽幣  
 篚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為賦詩以陳其情今秀  
 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為文辭不以羔禽皮布為  
 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  
 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為禮獨為秀才  
 賦詩女曰鷄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維佩以贈之  
 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珎璜琺瑯之美以送客雖無此  
 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  
 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此學敏因進其業修其

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贄  
 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  
 庭而禮加邊豆實幣篚延為上賓者惟勉之不已不  
 宣

唐荆川曰通篇情叙此小文字之極工者也

文  
 卷一  
 三  
 宣  
 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贊  
 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  
 庭而禮加邊豆實幣篚延爲上賓者惟勉之不已不  
 宣

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贊  
 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  
 庭而禮加邊豆實幣篚延爲上賓者惟勉之不已不  
 宣

唐荆川曰通篇情叙此小文字之極工者也



